



▲1937年11月天津下船时留影。左起：沈兼士、张庭济、郑天挺、魏建功、罗常培、罗庸、陈雪屏



►西南联合大学关防(1938年)

## 任继愈、罗泽珣忆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

他除了主管西南联大的总务工作外，还兼管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总务工作，他也是文科研究所师生共同尊奉的“山长”（旧式书院的负责人）。

……

郑先生工作忙，但从未放弃教学工作，他讲授校勘学、明清史，经常在夜间看书、写作。当时靛花巷这所集体宿舍里，熄灯最迟的有两位，一是汤用彤先生，一是郑天挺先生。据我所知，当时大学里有几位学有专长的教授，管了事务，脱离了教学，以后就脱离了学术界。郑天挺先生早年得明清史专家孟森（心史）的真传，由于不断努力，继续攀登，他的国际声望甚至超过孟森先生，在南开大学创建了明清史的中心。

### 任继愈《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》

当时昆明的交通全靠步行，而且所住的青云街靛花巷至西南联大以及联大附中，全是石板路，下雨后路很滑。教授们虽多是中年，但每人都有一条手杖。郑先生的木质手杖顶部弯曲，是学生送他的，杆上刻上几个字叫“天挺虬杖”。就凭着这条“天挺虬杖”，郑先生每天风雨无阻地奔波在石板路上。

……

喜怒哀乐不行之于色的人，遇事冷静，经过充分思考后才表态，一般能妥善处理。就以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当总务长的工作来说，三校教职工汇集到昆明，条件很差，经费又不足，人际关系复杂，没有郑天挺先生这种修养，西南联大是不会在抗战八年中如此顺利地办成国际一流的大学，培养出如此多的国际一流人才的。

### 罗泽珣《怀念郑天挺先生》

龙坡，乘车至珊瑚坝公司，候行李验记。乘轿至中央图书馆，价三千元。慰堂外出，幸早有安排。……至重庆村访孟邻师寓，不得。至聚兴村晤孟真，知北大校长决定胡先生继，未到前由孟真代，孟真以同人能否发生误会相询。又晤思成、之恭、正之。随偕孟真访书贻，谈至十二时还。图书馆门已闭，慰堂亲为开之，甚不安。

#### 九月六日

十时诣孟真，值骊先先生派车来接，遂同往。既晤，劈头一语，即问“何时启程”。实则名单中是否有余，余尚不知，且孟真、兼士亦不知也。余答以俟交通工具而定。骊先先生云，此事由行政院统筹，可速往求。孟邻先生继又谈及联大米代金事，亦知领米之困难，允告师俊设法。余复晤师俊，允提前汇九月贷金。又云八月以前及特别生活补助费均汇清，不知何时能到也。……饭后复至孟真处，孟真以致北大同人函相示。九时谒孟邻师，值有他客，余乃还。

#### 九月七日

六时诣蒋宅，晤蒋太太，谓孟邻师仍盼余能至行政院相助，恐余不愿，不敢言，嘱探余意，余以既奉命北上，自当前往一行，如明年暑假后，必须余入院，时当再来。余乃以茅尘今后处境较难为言，请先为设法。蒋太太言，蒋先生恐其愿教书，误其前途。谈至此，蒋师还，复言之。师谓石珍将离去，但尚有半年或五个月，继复纵谈当世。……蒋师出任行政院秘书长，人多不谅。余初亦以为个人牺牲太大而未必有补于国，在昆明，在重庆，数与师谈，知余所虑，盖实相反。今日行政院之权殊大，而所以挽救于未然者殊多，内求府院之通、院部之通，外求京省内外之通，其效甚著。师司其任，实惟一之选。两次相招，余两辞之，心甚愧且歉。■

#### 九月一日

锡予来，雪屏来。锡予言昨日寄孟真之信，纯由友谊，凡与孟真不熟者，虽在侧，亦不列名，如忠襄，其一人也，且亦知余家有儿女八年不见，急思一行，然为学校计，不得不作此信。景铨、泽涵尤以为必要，是以未向余言而径发出，其事决定亦甚促。……锡予复来，言与枚菽谈，知接收东方图书馆等甚重要，但学校不好，要此亦无用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敷，意谓余去则北大将受人欺凌也。其意甚恳切，余甚感动。然而不能不去者，恐人真将以余有自愿代理校长之意也，但此意不便向人言耳。十二时半就寝。上午月涵先生言昨晤何敬之，据云北平一时尚不易去，其言与昨日昭抡向余言者为近，则余等能否北上，尚不敢必。

#### 九月三日

十二时至飞机场，晤绍毅，将飞成都，龙菽自重庆还。候至二时一刻，四十一号机自加尔加达来。二时三刻余登机，坐最后一座，临窗。同机有金汉鼎、王泽民及电影明星胡蝶夫妇。机行甚稳。五时一刻抵重庆九

师言有事可问张部长指张厉生，未免使人不能堪。又言大家应力劝锡予代理校长，并言一切事物彼可代为办理，请锡予允任名义。又言部中拟组两委员会：一、接收华北教育文化机关，由沈兼士先生负责；一、接收东南，由蒋慰堂负责。接收华北委员会，北大有二人参加，孟真主由余担任，枚菽并力劝余往。

#### 八月二十九日

得孟真二十日信，以接收华北教育文化机关事相告，并言蒋师以锡予不肯代校长，推荐余代，孟真劝余不必代，以为此类有涉名誉之事，吾辈毕业同学最好不必作，其言甚善，然余绝无愿代之意，且从不作此想也。

#### 八月三十日

得朱骊先先生感电，谓有要事，命赴平津一行，速来渝面洽，当即孟真、枚菽所云也。

#### 八月三十一日

检行李及应办诸事。客来不绝，大都谈校事。……十一时锡予、泽涵偕来，谓有函致孟真，谓余若北行，则此处无重心，故反对余之北上。

◀ (上接7版)

校内负担。又本年计画中之一切修缮均暂停止。

#### 八月十四日

作书上孟邻师，报告昨日会议决定，并陈电报通后宜电马幼渔、张佛泉及张子高注意北大校产，并电现仍在北大之梁光甫、盛伯宣等负责保管，如有必要亦可派人前往，并述雪屏愿往之意。又言如有必要，余亦可赴渝。

#### 八月二十八日

五时至才盛巷治事。枚菽自重庆飞还，谈至十时还。据言骊先已向最高提出胡先生为北大校长，最高未答，而云“任傅孟真何如”，骊先乃退，以告孟真，孟真乃上书最高，言身体不能胜任，并言胡先生之宜，且可协助政府。此书托张道藩转陈，数日无消息，遂复缮一份再托人面陈。于是骊先再往推荐，最高答云“适之出国久，情形或不熟悉”，骊先为之解释，乃出，前日以告孟真，谓有八九成希望矣。……又言孟邻师在行政院甚苦，石珍喜动笔改别人文稿，以致全体怠工；又某次，最高向

史语所迁川后，由于当时局势紧张，北大又缺少书籍，郑先生很为文科所诸生的培养前景担忧。他曾一度主张北大文科所可暂时依于史语所，以使诸生得以更好培养。他在1940年9月7日，曾在致傅先生信中谈及此事：

此外尚有一事，即北大研究所址，非追随史语所不可。此事已数向兄言之，而兄皆似不甚以为然。但细思之，北大无一本书，联大无一本书，若与史语所分离，其结果必致养成一班浅陋的学者。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，盖我曹之高徒，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初始，岂不大糟！弟亦知若此十余人追随史语所离开联大，在史语所，在吾兄均增加无穷麻烦，但此外实无他策。弟意：万一史语所与联大不能在一地，而研究生必须随史语所者，北大可每年或每学期，请一位教授随同前往，俾稍减史语所之麻烦，并负其他事务责任。兄意如何？如兄意以为可行，则此时即可准备起来也。

本专题配文均出自《郑天挺先生学行录》(中华书局,2009)

“北大无一本书，联大无一本书，若与史语所分离，其结果必致养成一班浅陋的学者”